

平安批

陈继明 著

中国故事或就应该这样写

——读《平安批》有感

唐人朱庆馀在《闺意上张水部》这首诗中写道：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昵昵儿女语，千载之下，好像还能听闻。其情其景，如在目前。但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写儿女情长的诗。作者朱庆馀即将参加科举，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中式”，所以请好朋友张籍把一把脉。这是诗的“本事”，一般读者未必知道，也无须知道这个“本事”，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首诗的欣赏。

不妨说，这首诗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生命力足够强大，以至于读者可以不必在意作者的原意，牢牢记住故事本身。

现在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大力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在中国故事中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化的魅力。但这精神、气派、风格、魅力就像朱庆馀那首诗中的“本事”，它们必须通过一个血肉饱满的故事才能显现出来。

好故事特别难得，写出一个好故事应该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为概念、

观念所主导。

最近读到著名作家陈继明的《平安批》，个人觉得这部作品提供了写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范本。

《平安批》是一部写得非常扎实饱满、情感丰沛，具有深挚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厚度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为了写作此稿，在广东汕头地区挂职深扎，尽可能穷尽了题材所须涉及的边界和内涵，始得成稿。可见这个时代不是缺少好题材、好故事，只是这些好题材、好故事需要我们的作家认真思考，深入钻研，力戒浮躁，力戒敷衍，才有可能拿出好作品。

所谓平安批，平安两字，让人想到唐人岑参的诗“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寄语报平安。”它是在“驴生拼死”的游子与留守故乡的亲人之间深深的惦念与牵挂。作者通过一生从事侨批业的主人公郑梦梅的人生经历，就像以太史公笔，详尽地记录下了侨批业在潮汕平原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其中寄予了海外游子深深的故国（唐山）之情，如这样的句子：“还没挪窝，就已经有了乡关之思。”“只喝了半口（猪血汤），整个潮汕便连根拔起。”写尽了批脚与故土扯不断的牵系。

作品的故事从民初写到2004年国内首家侨批博物馆在汕头成立，中间经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个侨批业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小说的人物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主人公郑梦梅满腹文才，但忌惮于算命先生的卜算，只能将自己的爱好寄于占对之中；作为生意人，他头脑精明，但总是将义字置于利字之先；他笃于亲情，看重友情，是好父亲、好儿子、可以深交托付的好朋友；他领导了侨批业在抗战期间支援我军的事业，由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这个时候他成为了一名深明大义的爱国家。

文化的厚度衬托起全书，写文化，不管是书信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对联文化等，作者写起来都驾轻就熟，如数家珍。把文化的因素渗透到作品之中，如盐入水，自然无痕，而又让读者不知不觉中受到浸润。这样的功夫，在近期的中国小说中，似不多见。

青年评论家李云雷认为：“《平安批》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国故事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方法，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选自《学习强国》



《自然之后》



本书是作者的文学处女作，也是他的第一部诗歌作品。长诗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中世纪德国画家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和他的画作、近代德国博物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施特勒和他的北极之旅，以及塞巴尔德的私人记忆和家族历史，三者都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本书是塞巴尔德式的首次尝试，也是对人与自然、生与死的永恒二元的一次文学探索。

作者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德国作家，2001年因车祸去世。存世作品有《奥斯特利茨》《眩晕》《土星之环》《移民》。

《我在世纪的心脏》



书稿精选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240余首诗作，包括《石头集》《沃罗涅日诗抄》等几部著名诗集中的代表作，也收录了一些他生前未曾结集出版的诗歌作品。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有着综合性的品质和世界性的影响力，极具现实能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稿的译者汪剑钊教授的译文准确展示了作者的创作风格和诗歌艺术，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诗人的诗歌思想和艺术特色。

作者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俄罗斯白银时代卓越的天才诗人，是二十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有你的日子》



书名是“有你的日子”，书里是一首写给“你”的诗歌，每一幅图都记录了与“你”一起度过的美好。有的日子普普通通，平平淡淡；有的日子非凡离奇，惊喜连连。《有你的日子》用两个不同的视角，见证了日常生活的高峰与低谷。书中有两位主角，TA们看着同样的地方，说着同样的话，眼中的世界却截然不同。读者可以根据图中的细节推测主角的身份，答案将在结尾揭晓。

作者奥莉安娜·史密斯，出生在法国的一个海滨小镇，后搬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身为作家和音乐家，她喜欢用文字和声音创作有趣的故事。

谢觉哉的“读书三法”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一生勤奋好学，喜读书。无论是在艰难跋涉的长征途中，还是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他始终坚持与书为友，苦读不辍。谢觉哉对读书有着独特的见解，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他都有过详细的论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和启示。

攻读法。“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剩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再逃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书者，方可谓之攻。”攻读法是从谢觉哉这首题为《攻书》的诗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他把读书视为“垦地”“攻城”，把书本上难懂的地方比作敌人的堡垒，主张像打仗一样向书进攻，遇到似懂非懂的问题时，必须穷追不舍，直到完全学懂弄通为止。哪怕有一点不懂的地方，也不能放过，必须彻底消化、吸收，否则决不罢休。当然，也不要盲目地服从和迷信书本，要学会鉴别，有目的、主动地汲取书中精华，丢弃糟粕。谢觉哉在11岁时就读完了“五经”，那时买书不易，他就到藏书多的人家去借读、借抄。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册《昭明文选》，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无法讲明，甚至连教识字都困难，他便捧着《康熙字典》，把不认识的字词、不理解的语句查清弄懂，一点

一点地“啃”了下来。1928年冬，组织派他去沈阳执行任务，他在一家日本书店买到了《列宁主义十二讲》，如获至宝。但因不懂日语，又买了一部《日汉词典》，边对照边读，硬是把这本书读懂了。读书贵在用心。谢觉哉始终认为，对于书中的疑难问题，一定要本着寻根究底的态度，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

补读法。“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谢觉哉认为，个人要想不落伍，就要通过补读，不断地获取新知识、汲取新经验，否则就会“碰钉子”。应该怎样“补读”呢？首先，要注重积累，“积累知识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搞学问，搞好工作”。谢觉哉深刻指出，“学如植树，枝叶扶疏根必固”。同样道理，一个人学的东西广博而深刻，工作起来才会气定神闲、游刃有余。其次，读书要注重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把书读“活”。最后，要学会正视自己的不足，多向他人学习请教。

1931年，谢觉哉刚到中央苏区工作时，拟了一个会议通知，却被毛泽东一字不留全改了。问其原因，答曰：“你学！”谢觉哉经过认真比对，终于发现了原因所在——“言之无物，文不对题”，从而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读不易，补读更不易。”对于谢觉哉而言，“补读”不光意味着从书本中学习新的知识，更意味着

从自身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思读法。谢觉哉认为，在读书之时，必须将学习与思考紧密结合，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不想只学”或者“不学只想”，都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都“必然大碰钉子”。所以，他主张“俯而读，仰而思”，读书关键是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思考，彻底掌握书中内容和精神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觉哉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注意到陕北人民群众的食盐问题，如果把食盐产销解决好，对改善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帮助。为此，谢觉哉翻阅了明清以来有关食盐产销的历史资料，从浩瀚的史料中摸清了问题的由来，并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写出详细的意见和办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提议把盐作为边区主要“出口”物资。这对增加边区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重要作用。谢觉哉认为，学和行本是有机关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中看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以知促学、以学促知、知行合一，是学习的成功之道。

网文